北夢瑣言/卷十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北夢瑣言

◀上一卷

卷十六

下一卷▶

梁祖圖霸之初，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，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。而從晦無賴，酒酣，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，甚昵，每事誤稟從晦。致命於郡，彥溫大張樂，邀不至，乃與藏耀食於主將家。彥溫果疑恐曰：「汴王謀我矣，不然，何使者之如是也」乃殺其主將，連誅數十人，而以狀白其事。既而又疑懼曰：「訴其腹心，亡我族矣。」乃自縊而死。梁祖大怒，按其事，腰斬從晦，留藏耀，裂其夤，械斬於壽春市。葆光子曰：「後唐明宗皇帝時，董璋據東川，將有跋扈之心，於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。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，性好狎邪。元戎張筵，托以寒熱，召之不至，乃與營妓曲宴。璋聞甚怒，索馬詣館，遽欲害之。仁矩鞾足端簡迎門，璋怒稍解。他日作叛，兩川舉兵，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。」

梁太祖初兼四鎮，先主遣押衙潘峘持聘。峘飲酒一石不亂，每攀燕飲，禮容益莊，梁祖愛之。飲酣，梁祖曰：「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」峘曰：「不敢。」乃簇在席器皿，次第註酌。峘並飲之，峘愈溫克。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瀉，困臥，俾人偵之。峘簪撦冠子，秤所得酒器，滌而藏之。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，梁祖問以劍閣道路，頊極言危峻。梁祖曰：「賢主人可以過得」頊對曰：「若不上聞，恐誤令公軍機。」梁祖大笑。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。

朱瑾之據兗州，梁祖攻之未克。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，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。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款曰：「兄已降，願貸瑾不死，請以鎮委吏。」既而啟延壽門，陳牌印於笥，曰：「兄來，請先奉此。」梁祖命瓊受之，葛從周疑詐，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馭。瓊曰：「彼力屈，不足疑。」瓊進前受印籥，瑾單馬，曰：「兄獨來，密語耳。」始相及，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曳瓊墜馬，乃發所匿刃殺瓊，勾戟突出牽入之。須臾，城上鼓噪，擲瓊首於埤也。我軍失色，梁祖哀慟久之，斬軍謀徐厚，署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，恩禮殊厚。瑾竟棄城投揚州。

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，敵壘尚堅旦思班退，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：「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載矣，今奸黨已窘，更少俟之。」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為告事者，有騎卒馬景應命。因朱友倫總騎軍且至，將大出兵迓。景請其時給駿駟雜所出隊中，十許裏，躍馬西逸，叩岐闉，以軍怨東遁為告，且言列寨留卒尚萬，俟夕將逝，宜速掩之，當落我機內矣。然是往也決無生理，願錄其妻孥。梁祖悽然止其行，景固請，乃徇之。明日軍出，諸寨屏匿如無人，不十里，果風騎卻走，岐人納之，不失厥料。岐軍啟兩扉悉眾來，我師宿已秣馬飽士，中軍一鼓，百營俱進，大破岐軍，十不存三四焉。李茂貞喪膽，昭宗降詔還京，始遂奉迎矣。功歸高公，而馬景妻孥倍加軫恤。且解揚以守正為忠，不顧其身也。馬景以死命行詐，非圖身也，人之難事唯景有之。

宣州田頵、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，請杜荀鶴持箋詣淮都。俄而事泄，行密悉兵攻宛陵，延壽飛騎以赴，俱為淮軍所殺。延壽之將行也，其室王氏勉延壽曰：「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。」一日，介不至，王氏曰：「事可知矣。」乃部分家僮，悉授兵器，遽闔州中之扉，而捕騎已至，不得入。遂集家僮，私阜帑，發百燎，廬舍州廨焚之。既而稽首上告曰：「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者所辱。」乃投火而死。古之烈女無以過也。

唐乾符中，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，時木星入南斗，數夕不退。晉公觀之，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，咸曰：「金火土犯鬥即為災，唯木當應為福耳。」咸或然之，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，精通歷數，謂晉公曰：「唯鬥帝王之宮宿，唯木為福神，當以帝王占之。然則非福於今，必當有驗於後，未敢言之。」它日，晉公屏左右密問，岡曰：「木星入鬥，帝王之兆。木在鬥中，『朱』字也。」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，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，或姓牛，以為「裴」字為緋衣，「牛」字著人即朱也，所以裴晉公度、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。李衛公斥《周秦行紀》乃斯事也，安知鐘於碭山之朱乎

梁開平中，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為兩片，內有六字，皆如左書，

曰：「天四十載石進。」乃圖其狀以獻，仍付史館。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為應之，中間石氏自並門受國稱晉朝。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，表聞焉。

梁相國薛貽矩，名家子，擢進士第，在唐至御史大夫。先是，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，天復中翦戮閹官，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真贊，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，坐是謫官。它日，賓唐帝命禪於梁，仕至宰相。

黃巢自長安遁歸，與其眾屯於陳、蔡間澈河，下寨連絡，號八山營。於時蔡州秦宗權懼巢，以城降之。時既饑乏，野無所掠，唯捕人為食，肉盡繼之以骨，或確搗或碨磨，咸用充饑。天軍四合，巢軍不利，其黨駭散，頻為雷電大雨淹浸其營，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，為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，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。

梁祖親征鄆州，軍次衛南時，築新壘，土工畢，因登眺其上，見飛烏止於峻堞之間而噪，其聲甚厲。副使李璠曰：「是烏鳥也，將有不如意之事。」其前軍朱友裕為朱瑄掩撲，拔軍南去。我軍不知，因北行，遇朱瑄軍來迎，梁祖策馬南走，入村落間為賊所迫，前有溝坑，頗極深廣，總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為道，正在馬前，遂騰躍而過，因獲免焉。副使李璠、都將高行思為賊所殺，張歸宇為殿騎，援戈力戰，僅得生還，被十四五箭。乃知衛南之烏，先見之驗也。

丁會為昭義節帥，常懼梁祖雄猜，疑忌功臣。忽謂敬翔曰：「吾夢丁會在前祇候，吾將乘馬欲出，圉人以馬就臺，忽為丁會跨之以出。時夢中怒，叱喝數聲，因驚覺。甚惡之。」是月，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。

梁祖末年多行誅戮。一夕，寢殿大棟忽墜於禦榻之上，初聞土落於寢帳上，乃驚覺。久之，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，遂懼然下床，未出殿門，其棟乃墜。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。夜來驚危，幾不相見，由是君臣相泣，又曰：「驚憂之時，如有人引頭於寢合門內云：『裏面莫有人否』所以總忙奔起，得非宮殿神乎」它日又遊於大內西九曲池，泛舟於池上，舟忽傾側，上墮於池中，宮嬪並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，移時方安。爾後發痼疾，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弒逆之禍，舟傾棟折非佳事也。

梁祖末年用軍不利，河北數鎮不順其命。一旦躁撓，堅要親征，師次深州界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，半浹旬方拔其壘。是邑也，池湟堅牢，人心獷悍，晝夜攻擊以至疲竭。既陷之日，無少長皆屠之，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，李周彝收於部伍間。乃謂周彝曰：「

請一劍，願先登以收其城。」未許間，忽然抽茶擔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檐，幾仆於地，左右乃擒之。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降，本意欲窺筭梁軍招討使楊師厚，斯人不能辯，誤中周彝。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。

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，每見吉凶不敢明言，稍關逆耳秘而不說，往往罰俸，蓋懼梁相之好殺也。梁自昭義失守，符道昭就擒，柏鄉不利，王景仁大敗，皆為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。方懷子孫之憂，唯柏鄉狼狽，亦自咎云：「違犯天道，不取仇殷之言也。」